

人文故事

伊洛河畔锄奸记

□ 杨群灿

(接上期)

村口的说书人正讲到精彩热闹处，突然传来的枪声使说唱者戛然而止。正在听说的胡老八的护兵穆天亮，觉察出是主子家出了事，背着大枪飞一般跑回去，爬上胡老八家后邻，伪保长家房顶，以房脊为掩护，向院里射击，并投掷手榴弹。胡东富看首恶已除，便指挥队友们有序撤出了院子。

走出街头，胡东富一面派人联系武工队接应，一面回家督促家人转移。父亲得知儿子闯了大祸，没有别的选择，一家十来口人，来不及收拾行李，更顾不上偌大的家产，跟着锄奸队，躲开哨卡往南边万安山方向转移。一行人踏着荒原，穿过灌木丛，在沟坎坡道上走了将近俩钟头，到了山脚下的苇园村，遇到南宋沟村的绅士宋克让，约略讲了刚刚发生的事，就上山了。

天明时分，一行人正在白龙潭庙屋里焦急地等待接应，忽然听见山下传来炒豆般的枪声，哨探报告说日伪保队头子王子民带了一百多人与苇园村民团遭遇，展开枪战。原来，宋克让披着绅士的外衣，暗里干着伪“剿匪”司令的勾当，他得知伪乡长被杀，很快通知伪乡公所，引来了伪军队追剿。

民团十几人且战且退，逐渐接近白龙潭，胡东富一面安排家人向山上撤离，一面指挥队友和民团合作一处，共同抵抗。武工队在东乡受阻未能及时赶来救援，双方鏖战到下午，胡东富与大家商量，借助有利地形，居高临下实施集团冲锋，打得伪军队狼狽溃败，王子民丢下几具尸体，连掉下的马鞍都顾不得安上，骑着光背马逃下山去，然后封锁路口，另谋奸计。

战斗正激烈的时候，山南几个割草人从鸭豁口翻山过来，与我队员接触，知道了事情原委，马上挑来了饭食。这几人是伊川抗日县大队翟作军等人，翟作军细高个子，济源人，在延安给毛主席做过8年警卫员，前不久被派到中原发展抗日武装。

胡东富到伊川吕店，被任命为抗日县大队第五中队长，政委翟作军，副大队长刘得温。因组织关系在洛阳县，半个月后，胡东富奉调到洛阳县独立团任第三大队长，教导员王敏龙。当年七月，在皮定均领导下，独立团发起解决伪翟镇乡公所的战斗，胡东富的胞兄胡民在战斗中壮烈牺牲。

王子民忙碌一天一无所获，恼羞成怒，把几个群众房往乡公所撒气，接着率伪军队突入下庄村进行了疯狂报复。他指挥土匪扒毁了胡东富家几处宅院共42间房屋，放火焚烧柴垛，把所有财

物和200多袋新麦洗劫一空，征用全村马车运往乡公所。他手下的土匪也借机发泄私愤，以通共罪名将方楼村一对夫妻双双枪杀，一个四、五岁的孩子被活活摔死。不久，在为胡老八举行的丧葬会上，王子民带着匪众，架上官枪，将那人家的另一个孩子和两个老乡当众活祭，其血腥残暴目不忍睹，令人发指。

锄奸当天，胡东富的妻子走亲戚没在家，听说家里出了事，带着两个女儿逃荒到了宜阳县，在一地主家做针线活谋生。那年秋天阴雨连绵，4岁多的大女儿患了泻肚，因无钱医治奄奄一息，主人嫌孩子死在家里不吉利，将她们撵出家门，她们不得已住进野外一个场房屋里，房内顶上漏雨，地下泥泞，缺吃少喝，不久可怜的女儿脱水而死。在她辗转回到家乡的头一天，另一个抱在怀里的女儿也不幸夭折。

日本投降后，洛阳独立团一部分武装经整编随部队转移，胡东富因身患重病，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大口乡白窑村疗养，父亲、叔叔和妻子在身边照顾。阴历八月廿七日，妻子在碾房推碾遇到两个鬼鬼祟祟的人，胡东富认出这两个人，一个叫车文全，一个叫马龙富，以前在偃师县抗日政府工作，常常到洛阳县抗日政府送信，彼此相互熟悉。这个时候两人出现在这里，胡东富感到颇为蹊跷。

第二天胡东富让全家打点行李，由一村民相送打算转移到花古洞，走到焦村煤矿附近，被野蒿丛中钻出来的车、马二人截住——这两人果然叛变了。车文全当胸一拳把胡东富打到，胡东富不顾体弱有病，爬起来猛地掣出挑行李的短扁担向车文全劈头打去，车文全头一偏，打中了脖子；马龙富持铁棍迎上来，连人带铁棍扁担把胡东富抱住，滑倒在地，滚到路旁几丈深的沟坎下；车文全在路上用木棒把胡东富父亲的一条胳膊打断。胡妻大叫：“有土匪啦！土匪截路啦！”结果招来了更多敌人。敌人把胡东富从沟里拖上来，车文全一顿耳光把胡东富打得面皮青肿、满嘴流血，胡东富和76岁的父亲、67岁的叔叔被推搡到汤王庙中队部。

敌人向胡东富逼问武器以及我留在地方坚持地下斗争人员的下落，胡东富死不开口，敌人就在夜间挖坑将他活埋，当土埋及胸口时，又有“好人”把他扒出来，得不到回答又把他埋进去，就这样埋埋扒扒十来回。熬到天亮，敌人将他双臂反吊到木架上，一脚固定在地上，在另一脚下搁一方凳，方凳上再摆7块砖，脊背上压一块石门墩，此刑叫做“飞行吊闸”，双臂上的绳索勒进皮肉，鲜血嗒嗒往下滴……胡东富龇牙咧嘴，破口大骂。两个放羊孩子从

汤王庙经过，看到屋里的情景，吓得哭逃而去。

敌人也不得不佩服胡东富是条硬汉子，无奈之下把胡东富父子3人押到偃师县政府，不久又转到伪洛阳专署。在没有得到任何口供的情况下，伪洛阳地方法院按胡老八遗属告胡东富杀人案，判胡东富无期徒刑，钉上手铐脚镣投入大狱。在牢中，胡东富见到了战友翟作军、刘得温等人，为防止意外，他与战友们故作不认识。国共“双十协定”签订后，迫于形势，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的姿态，翟、刘等人被作为政治犯释放。为防备敌人明放暗杀，胡东富写密信一封藏到翟作军鞋底，介绍他们到下庄村胡龙奎家隐蔽，一直到次年麦收后他们才找到部队归队。

1948年春，洛阳解放，农历二月初二解放军砸开监狱，住了两年半监狱的胡家父子才得以恢复自由。二月初十胡东富就到新政权洛阳县政府报到，县委书记韩林任命胡东富为武工队（大队长马明臣，政委任黎青）第五中队长，指导员郭老八，发展武装，日夜剿匪。武工队改编为洛阳团，1949年春二区反动会道门组织道道发动“海资暴动”，胡东富在率部参加对潜逃人员的围捕行动中，患上了严重的眼疾。1950年6月，部队整编升级，胡东富因眼疾不适应部队工作，党组织安排他到地方工作，八区（解放后李村区改为洛阳县八区）区委书记李英周、组织部长韩火喜安排他暂时回乡，一方面协助区公安员李贵卿了解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的活动情况，一方面养病，等候通知到区工作。

在这期间，乡公安员胡六一向胡东富反映乡长张某某与两名妇女张某娟、李某兰有不正当关系，胡东富在支部会上对张某某进行了严厉批评。张某某对胡东富怀恨在心，颠倒黑白，将胡东富锄奸行动诬陷为滥杀无辜，是反革命血案，对胡东富进行政治迫害，鼓动胡老八之妻胡张氏、侄胡江水（后被镇压）、张南方之妻等，对胡东富围攻、大打大骂，之后非法宣布开除他党籍，判管制3年。胡东富多次申诉，但在当时极左政策影响下，始终没有得到解决。后来在历次运动中，特别是“文革”期间，胡东富被大会批、小会斗，受到不公正对待，但即使被打得死去活来仍坚持不认罪，他坚信正义不会缺席，迟早都会到来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组织经多方查证，特别是韩林亲自出面作证，胡东富于1982年得到平反昭雪，恢复了1938年党籍，年已64岁的老人痛哭失声。1999年，胡东富因病去世，偃师县委组织部派人参加葬仪，并致悼词，送了花圈。（完）

心香一缕

收藏记忆的人

□ 苗君甫

因为办事，我回到了好久没有回过的单位大院。一进单位大院，词汇贫乏的我，想到一句话，“记忆纷至沓来。”

十年前，我带着既忐忑不安又志在必得的矛盾心情，带着多年来发表的样报和样刊装订的厚厚册子，走进这个大院，推开编辑部的门，留下个人信息，等待着笔试和面试的通知。

笔试、面试、试用期……像打怪升级一样，一步步开始，我通过笔试和面试，进入这个大院，进入编辑部，开始下乡、采访、写稿、编辑、组版。

我在这个大院写过多少稿子，排过多少版，早已经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从办公室到餐厅，需要经过几个台阶。

我在这个大院被批过多少次、被夸过多少次，早已经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同事们的电话号码和生日。

我还记得那年我在献血现场因为晕针而晕倒，被同事抬到沙发上躺下休息。

我还记得同事听说我晕倒后，急速从工作岗位返回大院，一边恶狠狠骂我：“你为什么一次献那么多，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”一边慌慌地往我的餐盘里夹鸡腿和大虾：“赶紧吃！都得吃完！要好好补补！”

我还记得无数次加班到凌晨的夜里，同事开车送我们回家，我们一路看着满天的星光，大声唱着歌，好像加班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；

我还记得因为经常把自行车蹬出风驰电掣的感觉，被同事嘲笑：“你骑自行车的样子，真不像个女人”；

我还记得，因为一个错别字被罚款，因为一篇稿子被肯定，因为一篇评论被表扬，因为一个版面被加版；

……

一转眼，10年过去了，大院绝大部分被拆掉了，只留下了很少的一部分。我今天去的地方，只是当年经常来采访的地方。

那些年，我认真写下每一篇稿子，也认真面对每一次采访，后来，和他们都相处成了熟稔的朋友。

我站在大院发了一会儿呆，去找好久不见的老朋友，火速开启话唠模式，也火速进入被宠爱模式：这个给我糖、那个给我花生、瓜子，这个给我核桃、那个给我苹果……

大家手头好吃的东西，都开始往我手里聚拢。刘姐说：“没事儿就经常来，好吃的都给你留着。”

张哥说：“中午别走了，有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我去给你盛饭。”

丹丹说：“我那儿半箱核桃呢，你拿走吧。”

强子说：“创业不容易，需要我们帮什么忙，你尽管说。”

……

我开心地听着，心里暖暖的。这个世界上，有一个可以让我“为所欲为”的地方真好，我可以各个办公室逛，谁那儿有好吃的，都可以不打招呼直接吃；我还可以毫不设防，该说的，不该说的，都可以想都不想直接说；我还可以空手而来，满载而归，毫无心理负担；我还可以秒变小孩子，变成零食、点心、水果的回收站。

提着两手沉甸甸的东西，离开大院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多么幸运，有这样一个地方，充满着回忆、铺陈着幸福、镌刻着记忆、通向未来。而我，多么幸运，能做一个收藏记忆的人，被大家疼爱与照顾、被大家无条件包容，还被大家无条件接纳。生活虽苦，但有这些记忆真的足够甜。

亲情无限

我妈就爱“瞎讲究”

□ 宁妍妍

在我家，就我妈事多！不仅事多，讲究还多！比如说吧，小时候，我和弟弟一放学，就如两只饿狼，扑到饭桌上，一把抓起大蒸馍就啃。这时，我妈就用筷子敲我们的手，边敲边说：“馍不能拿囫圇个儿吃，要掰开吃，吃完再拿。”我爸护短：“孩子饿了，整个儿能吃完。”我妈板起脸：“从小就懂得有个吃相！”

带我俩去吃桌，我妈也爱“瞎讲究”。什么大人不动筷子，我们小孩子不能动；离我们远的菜，不能站起来探着身子伸长胳膊去夹，要对妈说，让她给我们夹；喜欢吃哪道菜，不能一个劲儿吃，要顾及别人的感受……

还有，快到饭点儿，不能去串门，要有眼色儿。碰到乡亲们刚买了好东西，让你吃，不要接，毕竟家家都不富裕；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要先给爷奶吃，他们年龄大了，还是长辈……

这些都是小时候的冰山一角。心想，长大了，我们都懂事了，我妈该放我们一马了吧？谁知，我妈不但没有放宽我们，她的“瞎讲究”反而变本加厉了！

就拿我给我爸和公公同时端饭这件事说吧！在灶房里，我妈就小声交代：先端给你公公，第二碗再端给你爸。

一次，我妈看到我正要端刚烙好的油馍端上餐桌让丈夫和孩子吃，就一把接过去，把一块儿略微糊了的拿出来，说：“样子不好的自个儿吃，把样子好的给家人吃。哪天招待客人更要这样……”

儿子想吃汉堡，点了外卖。接到后，7岁的儿子说了声谢谢，就咣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我妈看到了，就对儿子说：“送外卖的叔叔还没走远，关门声不能太大，不礼貌，要轻轻地关门……”

有时候，我都纳闷，我妈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，咋就那么喜欢“瞎讲究”？不过，还别说，我和我弟从小到大，在为人处世方面，竟都没咋出过洋相。这，要归功于我妈的“瞎讲究”。

万安山下葵花艳
描绘乡村新画卷

高晨奇 摄



生活小记

摘酸枣

□ 王育斌

马上就要过了摘酸枣的季节，想着到山上转转。那里没有人群熙攘，没有钢筋水泥，没有塑料袋，还是小时候的样子。

缘坡而上，山路两旁旁长着很多高大的柿子树，虬枝盘曲，差不多每一棵我都光顾过。

待霜叶落尽，光秃秃的枝上零星点缀着几颗柿子，俨然一幅水墨画，看见了，便足以温暖一段行程。那些树如果还在，一定是这个时节最美的风景。

小路依着山谷，沟边有棵桃树，不大，躲在深色的林子里，很难分辨出来。只在春天的时候，从路边经过，乱蓬蓬的枯枝里，突然蹿出那么一团红。我曾专门在花开的时候，沿着沟边寻觅，终是未能找到，或许早已随着坍塌的黄土一起落到了沟底。

大水塘还在，没有水，一棵大榆树盘踞塘底。小时候家家种红薯，都在这里取水，架子车、汽油桶，场面热闹好似赶集。

我站在塘沿上，羡慕地看着哥哥赤脚在水里捉鱼。石砌的小渠时隐时现，远处窄长的渡槽破旧不堪，感觉来一阵风它就会散掉。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，童年美好的记忆被时光一层层剥蚀，唯一还完好的或许就是这满山的酸枣树吧。

那时帮着大人干农活，父母休息时，跟他们说一声“我去摘酸枣了”，就撒欢奔跑在原野上，找根树枝做个钩子，踮着脚把枝条拉下来，边摘边往口里送，不一会儿裤袋就装得满满的。

果肉虽不多，但那酸脆的口感已植入味蕾，多年以后，依然记得，哪里的果粒大、口味甜。

此时，摘酸枣不再是为了口腹之欲，只是借机寻找一下当初的记忆。走在荆棘丛里，棘针隔着裤腿刺入肌肤，那一刻沉睡的感觉被唤醒，那不是疼，而是小时候那场欢乐。一瞬间，仿佛找到了人生的密钥——痛，轻轻浅浅；幸福，简简单单。

摘一枚酸枣放入口中，久久地咀嚼着：生命在日复一日中趋于平淡，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的缝隙里，需要时不时搅拌一下，让甜味扩散，香气弥漫。

凡人乐活

书房

□ 陈俊峰

我在城市区商住楼盘分期购置一套房子，对于一个穷山沟走出来的孩子，已经心满意足，感谢党，感谢这个时代。刚开始的装修我主动负责，想把一个七八平方的小屋，开辟成书房。等书柜打起，字画裱糊上墙，茶台椅子摆好后，装修工作移交给了妻子。妻子发现了我的“先斩后奏”，多次产生拆掉书柜，改成榻榻米的想法，被我都用怒火弹压了回去，所以书房来得不容易。

我的书房没装空调，这是我故意的。我总是认为读书是和“苦”联系在一起的，没有苦读、下苦功夫，就不会取到真经。没有九九八十一难，功德岂能圆满？没有空调，书房便和其它屋子“两重天”。这里冬天冷、夏天热，我喜欢抽烟，又常开窗通风，书房的“气候”极其自然。冬天的冷我是不怕的，偶尔打一冷颤，感觉精神抖擞了一下，抖掉了颓废和困乏，如策马扬起的鞭。有时熬夜写点文章，短路了、卡壳了，只感到了冰冷和茫然，我就倒半杯酒，一口气灌下去。它温热的走下去，像在心里烫出了一条路，我总能联想到红色的铁汁如蛇般蜿蜒，烫得那么舒服，把脑洞都烫开了。夏天热，呆一会儿就一身汗，如果再加上喝热茶，口里喝下去，汗就会冒出来，真是须臾之间，书房成了妥妥的一个桑拿房。对于农村孩子来说，没有吃不了的苦，且有的是办法。赤脊梁，湿一根毛巾，肩上一搭，像个披肩，出汗就擦。书读不下去时，整条毛巾拽下来，双手捂到脸上，来回搓搓，只把焦躁的蝉鸣搓出了韵律，精神为之一振，继续。常利用上厕所的间隙，把焐热的毛巾洗一洗，除去了汗味儿，增加了凉爽。过去在农村，赤脊梁、搭毛巾，这是农村男子夏天的标配，我仿佛又回到皂角树下纳凉的过去，好惬意。

我在上初中的时候，梦想被我的老师陈爱松点燃，几十年来还是那个火苗，没有长大，也没有长高。有时，我想放

过自己，和梦想握手言和。照着镜子看自己：你学历低，正年轻时读书少。你从一个泥土里钻出的孩子，泥腥气还没有完全褪去，凭什么敢做作家梦？靠苦读真能实现吗？父亲说我，摸着枕头天明了，是呀！枕头在哪里呢？妻子埋怨我说：“写一点瞎文章，吸半盒烟，值得吗？”我回击道：“翼装飞行，飞一次可能就丧命，不照样有人飞吗？什么叫酷爱？”把妻子的关心硬在喉里。

我在书房里，无数次对窗发呆。看树叶摇晃着阳光，斑驳斑驳的亮点，闪耀过来，听鸟儿欢叫，蝉儿鸣唱，我总是思考人生的意义。动物一生都是为了觅食和繁衍，蝉儿的每一声鸣叫，都希望雌蝉悄无声息的爬过来，或如子弹一样投奔而来，鸟儿如是，饱暖而淫欲而已。人，或许一生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是：活着，是为了更多人好好的活着。物质的东西皆为过客，只有思想的影响才是永恒的，我相信古圣先贤的智慧是永生的。我想把我的所感所悟，我吃过的亏、上过的当、爬过的坎、误入过的歧途，用文字记录下来，也可能只是在宣扬自己的偏见，但能给需要的人一点警醒、一点提示、一点启发，这可能就是积极、乐观、执着意义吧！

我给自己定义为“读书人”，尽管书生百无一用。真正做到表里如一，而非附庸风雅。说实话，懈怠也是常有的事，书读不进去了，就大声诵读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；意志消沉了，就大声诵读《报任安书》，这两篇文章是我的灵丹妙药。不管天明不天明，还要去摸摸枕头哩！万一摸住了呢？

我的书房，我独立的小天地，但别有洞天。无数位古圣先贤的作品陈列在书架上，每天早5点爬起来，一个人，不孤独也不寂寞，我虔诚地拜师学艺，与古圣先贤对话，尽情的享受我独有的饕餮盛宴。